

從瀋陽到新

——戡亂轉戰脫險紀實

李彬武

二次大戰後，蘇俄囊括了勝利果實，席捲東歐、北朝鮮、東德與越南，鐵幕低垂；中國共產黨徒在蘇俄羽翼下，赤化了整個中國大陸，千千萬萬的善良人民慘遭奴役與屠殺，喪失了生命與故國田園。可訴說的原因固不祇一端，但自卅七年十月瀋陽淪陷，戡亂戰爭急轉直下，中華民族亙古未有之浩劫，人類有史以來之大災難，從此開其端，東北淪陷其爲主因之一，則爲不爭之事實。

卅年代的中國青年，欣逢偉大而又艱苦的時代，或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奔赴疆場，或派赴前線從事戰地與敵後工作，在原野、在高崗、在山之巔、海之濱，有日本鬼子的地方，就有中國人與之作殊死戰鬥；中國青年怒吼了！怒潮澎湃、熱血沸騰，獻出智慧、力量與生命，編織成驚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說不完、訴不盡底感人詩篇，其終極目的乃在換取最後勝利，收復東北及臺、澎失土。卅年代的中國青年肩負了這一歷史重任與神聖使命，八年的浴血苦戰，人無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西東，全民一條心、一條命，以無比慘重的犧牲代價，終於在最高領袖蔣中正委員長堅強英明的領導下達成了，這該是炎黃子孫的無上光榮！

參加抗日戰爭行列

對日戰爭最艱苦階段，我參加了抗日戰爭行列。卅四年八月勝利號角響起，日本軍閥土崩瓦解，陸軍第十五師遂由贛北前線沿長江之田家鎮、武穴而湖北滬水、河南羅山轉戰豫鄂皖邊區，追剿共軍李先念部。共產黨襲奪農村青年，鮮少訓練與作戰經驗，且裝備奇劣，三數人始得步槍一枝，一經接戰幾望風披靡，每次俘獲共軍士兵，觀其乞憐與哀哀無告狀，同胞愛油然而生，此應係較幸運者，因可受感化重獲新生；反之，則在國軍強力熾烈的火網下慘遭擊斃化爲砲灰，此皆由毛酋澤東及其頭頭們造的孽！佛家說法：劫數難逃，良深浩歎！

奉派前往東北戰場

民國卅五年轉戰豫鄂皖邊區期間，部隊奉令整軍復員，我們這一羣青年軍官奉派東北戰場；由武漢沿長江而下，途次京、滬出黃海而秦皇島、葫蘆島，越山海關進駐瀋陽；時值雙十節前夕，塞外初冬已是遍地飛雪，寒氣襲人。行裝甫卸，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指令先往瀋陽近郊之東大營「中央訓練團東北分團」接受爲期六週之短期訓練，以歷練寒地戰技；結訓後均分派新一軍、新六軍等部隊戍守前線。我被留任區隊長，訓練東北團級以次幹部，時間轉瞬兩年又半，迨

卅七年夏初，林彪竄據東北地區所轄之野戰軍已達五十九萬之衆，幾與我軍相若，軍力日益坐大；以其泯滅人性使用人海戰術，國軍屢屢受創；且其慣用輕裝，往往不顧士兵死活，迫令其日夜兼程趕路百八十里或二百里不等，突襲我各級司令部。猝不及防亦非情報與敵情判斷所可料及；指揮官有跳窗或被其俘獲而去者。復以慘絕人寰之人海戰罔顧民命，血海人海交織，一波復一波，屍骨堆如山以換取勝利。戍守前線官兵均忙於作戰任務，訓練工作於焉停頓，是以東北分團奉令結束；官兵六百餘人集中待命。適分團主任胡家驥中將調任瀋陽警備司令，隨同赴任者有張恩波少校出長警衛營，胡春修接軍需處，我派任參謀處第二科少校參謀；舉凡治安、敵情，散兵游勇之取締、管訓，共謀偵防等，第二科人員均與焉。復以瀋陽居東北政、經、軍事要衝，且爲屏障華北之咽喉，深信戍守之強大軍力，力能確保瀋陽；設若不保，不惟華北失其屏障，其牽涉整個戰局，馴至動搖國本，似可斷言。此一認識與判斷，爲我當時牢不可破之堅定信念。

瀋陽不戰即告棄守

但，瀋陽終至不戰而棄守了！如今，低首徘徊

徊，不禁萬千感傷！此後華北傳作義局部和平屈降事敵，不特蚌、華中、湘粵戰場失利接踵而至；中華民國五古未有之大災難，從瀋陽淪陷而開其端，原因在此。林彪所部竄據東北地區後，其所以日益坐大，涉及因素不擬贅述；但蘇俄移轉日俘關東軍全部裝備與喪脅陷區廣大農村青壯年充當砲灰，應爲主因之一。當局以其禍國殃民日益猖獗，遂於卅七年秋末冬初，投注國軍主力如馳名印緬之遠征軍新一軍、新六軍、青年軍二〇七師等，均係國軍中駐防東北之精英，其官兵素質、訓練、裝備與作戰經驗等，均非林彪所能望其項背。以廖耀湘兵團爲主力，幾及卅萬衆，圖在錦州互新民一帶地區，捕捉林彪主力一舉而聚殲之；敵我雙方主力對峙，是謂之「遼西大會戰」。最高當局曾臨瀋陽指示機宜並以激勵士氣；接戰之初，瀋陽市區熱鬧繁華一如往常，我間或率槍兵十數人通衢巡查，遇散兵游勇或不法滋事人員均予拘提處理；迨十月下旬，自遼西前線潰退之官兵，或三、五人或十數人成羣結隊蜂湧而至，均持手榴彈、輕武器衝鋒槍等，且不聽制止甚或與執勤人員對抗。巡查任務陷於停頓，此一情形延續僅及三兩日，警備司令部一時無妥善處理措施，故未採取強烈手段以制壓之，但仍堅守崗位輒至深夜始得休息，然較之前線浴血官兵又幸運多多，是以不以爲苦。

開戰史未有之惡例

惟戰局惡化如此之速，如此不堪收拾，則非任何人始料所及。因此，瀋陽及其隣近地區居民及

黨政經建與眷屬等人員，並未有撤退進關之計劃與打算。警備司令部全體官兵日出而作，日入或深夜始歸，工作、生活仍極正常；迨十月卅日午夜，鄉參謀長（湘人，已不復記憶名字）向參謀處官兵宣布：「衛立煌、趙家驥（衛任東北剿匪總司令趙爲參謀長）、胡司令及高級將領等多人，已乘專機撤離瀋陽，大局已無可挽回，至望諸位珍重。」幾至聲淚俱下，憤激離去。衆皆默然良久，此一突如其來之霹靂情況，震懾心弦，心情之沉重有若如喪考妣之傷痛，有如無父無母而遭遺棄之孤兒，呆坐辦公室不知所措。東北六十一萬國軍曾經爲八年抗戰流血流汗，曾經披荆斬棘遠征並揚威印緬，南北征戰爲國家奠基，爲中華民族完成大一統之偉大功業，如今孤處塞外，從此陷於羣龍無首、潰散瓦解之慘境；中央已無法似亦無力加以救援，身處絕域，往北渡松花江而齊齊哈爾而往木斯與蘇俄毗隣；奔營口（東北唯一之出海口），除劉玉章率所部第廿五師及時乘艦出海而外，已遭共軍封鎖；西遼山海關全爲共軍所控制，更是步步荆棘。重振部隊軍威，發揮統合力量，集體突圍已不可能，上天下海兩無門，關外大軍任其自生自滅；事實上除軍官另行處置外，士兵則被迫摘下角徽編併匪部，倒轉槍口指向國軍，開北伐、剿匪、抗戰、戡亂作戰史上未有之惡例。走筆至此，不禁擲筆三歎！

倉惶化裝逃亡進關

劫難驟然發生，已無可逃避，黯然離開辦公室，其懸掛四壁之敵我分佈及態勢圖與軍用冊籍

、公文、電話機等均已無心情加以毀損，燈火通明一如往常辦公狀況；行至大門，守衛士兵仍荷槍實彈精神抖擻，不知大難之將至。回至居所已近破曉時分，稍事收拾行裝，所存金戒指兩枚拉直置於鞋底夾層，隨帶學經歷文件，公用手槍據爲私有，置於胸腰棉襖內，所剩金元券密縫於棉襖之中。隨至一樓喚醒芳隣張先生，室內雜物如收音機等，雖不價昂願全部贈作紀念。張先生及其家人豪邁敦厚極其反共，任職鹽務機關，曾爲我匿居及待機進關獻策，一時心情紛亂，進退無可行上上之策，焦慮、煩躁、不安，萬念俱灰。隨面告伴我經年之傳令兵，大局已如此，自身難保，並予金元券四十元，望能在山海關見，互道珍重！傳令兵僅祇十八九歲之川籍農村子弟，純潔天真，一時悲從中來竟抱住我之雙腳失聲哭泣。遭逢大難，此亦人性之自然流露。良久同往進食早點，晨曦中人車往來，一般民衆仍懵然不知大局惡化如此之速。俄頃，一大漢入室揚言，參議會已協調守城部隊，瀋陽不致發生戰事，免致玉石俱焚殃及無辜百姓，仍可各安生業，不必驚慌。此時城防守備部隊之五十二軍，趙公武部及周福成軍長其兵力態勢及是否已爲共軍所滲透、迫降則不得而知。事後證明果然而言中，瀋陽並未發生戰事；出小吃店後，多輛美製 GMC 大卡車（原爲我軍所擁有之裝備）徐徐駛近，車上官兵已非我族類，荷槍實彈輕機槍及衝鋒槍分向左右瞄準，知共軍已竄據瀋陽市區；我急速閃避，並折返原住處，手槍及學經歷證件均撕毀棄置，隨即化裝並以刀片割破手指頭，以血和以牙膏，撕一小

條白被單如繃帶狀，包紮於體內，儼似性病患者；因服務警備司令部期間，曾訊問中共投誠人員，據告共軍對患有肺結核、花柳病及色盲之我方官兵，如被其俘獲概不留難即予釋回。此一自認之萬全準備，予我精神及心理上極大之鎮靜作用，亟思突圍之計，但又顧及沿途共軍崗哨、地方團隊、兒童團等，形同鐵網恐插翅難飛；故留置瀋陽官兵確為其嚇阻，惟共軍入城初期，並未大舉搜捕我方人員，一般民衆莫知所措，只有聽天由命。

平瀋道上一片人潮

當其時東北全境尤其是瀋陽，政府積存之軍民用物資與美式武器、裝備、糧秣、被服、械彈等難以數計，此一偌大橫財，有如窮叫化突中五億美元特獎，已無暇刻意防範或搜捕我方軍政人員；且林彪野戰軍正喘息整補，其企圖另一次會合華北匪部竄犯平津，應為事實所必然。苦思良久，除進關而外別無他途可循，乃決然就道，經新民、錦州、黑山等縣遇鄉鎮自衛隊等人員盤查，則作痛苦狀，謂患有花柳病，年僅廿四五歲之人應非高級軍政首長，多未予深究；惟自遼西會戰後，流散官兵及黨政人員與眷屬等，當以數萬計，平瀋道上絡繹於途，紛紛奔向關內。

中共地方團隊對突圍官兵偶爾抓了又關，關了又放，放後又抓；囚糧與監房頓成大問題，且亦不勝其抓；而遼西各鄉鎮甫經陷落，對此一嚴酷現實，決難衷心接受，故對突圍官兵未予太多干擾，其有地方團隊人員強取手錶、鋼筆、衣物等，則間或有之；但沿途民衆仍樂於接受金元券以

出售食物，一方面可以向天津、唐山等地購買麵粉等商品，另則深信中央軍會再打回來，故均能順利到達山海關我軍防區。

登輪赴滬返家小聚

十一月下旬到達天津，拍發電報告慰家人；多日不洗澡，原擬覓一小旅館棲身，但天津市區所有公共場所如旅館、倉庫等凡可容身之處，均為東北突圍官兵及眷屬所佔住，即使旅館走廊，亦已無法容身。餐飲業多已自動休業，因流散官兵衆多，進餐後有部份官兵拒付費者（實亦無餘資可付了）；僅其他零售小販則仍照常營業，故仍可佇立路邊買食；官兵並不因饑寒而有越軌行為或滋生事端。天津警備司令部除加強治安之維護外，市政當局似亦袖手無策，無較佳處理方案；市區雖尚稱平靜，人心似已浮動。我宿一倉庫內，次晨搭津浦路車赴北平一遊故宮，歷代文物無盡珍藏，雖屬走馬看花，亦人生一大收穫。隔日折返天津，適遇瀋陽警備司令部城防工事構築委員會主任梁筠少將，承囑速購船票不宜逗留此間太久，是以又搭招商局輪赴上海，並往滬郊晉謁胡家驥司令，承賜金元券五百元，似為體恤下屬亦係慰勞之意，（按當時北平客飯僅售金元券十元）行囊頓感充沛；此時歸心似箭，搭滬杭及浙贛路車返回故里。時屆舊曆年節，家人團聚無限欣喜，惟混跡軍旅多年，孑然一身似又愧對故鄉父老；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有以此自慰了。

前往青島重新歸隊

三十八年春三月忽接周聲夏將軍電報，胡家驥已就任五十軍軍長，又匆匆束裝赴青島仙家寨五十軍，被派參謀處服務；國軍與印盟共軍部對峙，時有零星戰鬪。共軍與我兵力相若，故亦不敢蠢動。同（卅八）年六月青島守軍奉令轉進，海軍艦艇及招商局輪數十艘接運，共軍雖予追擊，但我海軍砲火熾烈，五十軍及卅二軍交互支援且留置之後衛部隊團志旺盛，故損失極其輕微，均安全登艦，被譽為最成功的一次劉安祺大軍團撤退。航行至基隆外海停泊多日，增強臺灣防務，抑或參加廣州保衛戰？靜候層峯裁定。時值舊曆端午，天氣酷熱，甲板與船艙內官兵擁塞，飲水、補給俱缺，其苦況可知！余有幸棲身餐廳並抽暇一遊臺北市區，木屐聲此起彼落，與今日繁榮進步之景象，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廣州保衛戰轉進

六月中旬劉安祺率所部五十軍及卅一軍駛往廣州灣，不旋踵間移防廣州外國之崇化縣一帶；三十八年多初中共犯韶關，漸次逼近廣州，行都保衛戰揭開序幕；為保存實力，部隊未予堅強抵抗。雖然如此，一〇七師副師長谷賓及副團長盛同士均於行都保衛戰中壯烈殉職，英年捐軀至堪痛悼。由於劉安祺所部裝備精良，且均為魯籍之彪形大漢，如同子弟兵，故戰鬥力極其旺盛；但格於客觀形勢，致未能發揮最大之戰鬥力。遂一面節節抵抗，沿佛山擬由廣州灣出海，途次陽江縣境，共軍由三水而下，與我展開激烈之遭遇戰，因補給後援已屬困難，故且戰且退，亦處困境之中，

除部份由零汀洋海面乘艦出海而外，餘均失散。時屆黃昏，我與李贛基（黨國元勳李烈鈞之哲嗣）、龔臨中等多人，與軍司令部失去連絡，乃商請一民船沿陽江河駛往外海。粵人性強悍，數度情商並許以重酬，拒不啓航，李贛基乃向船伏右側連開兩槍用示決心，此亦迫於無奈不得已之緊急舉措；船駛近河海接壤處，忽以擱淺聞，時已破曉，聞清晰號聲，對岸山頭竟有共軍駐守，衆皆愕然！

野戰技術全部用上

李贛基嘆息不已，其妻及襁褓幼兒已抵香港，今生已無緣團聚了；彼突躍身河中，衆不約而同均隨之，對岸共軍輕重機槍大作，急涉水登岸，滾進、躍進、匍匐前進交互運用，軍校所習野戰最基本動作全派上用場，軍帽及隨身衣物均丟棄，約四五百公尺許有一堤埂，足以遮蔽火網，如此近距離，重機槍一彈帶二百五十發，火力熾烈應可形成彈幕，竟未有一人傷亡，令人難於理解。想來對岸共軍應係被襲之國軍部隊，射手稍一瞄高，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但槍彈淒厲由頭頂飛馳而過，亦至爲驚險！

拾取覆舟出海待救

在堤埂下稍作喘息又急速躍進，始遠離射程，上天庇佑未損毫毛；沿零汀洋海邊沙灘漫步徐行，徘徊復徘徊，無目的、無方向，遙望大海漁帆片片，船舶往來如梭，衆皆齊聲吼叫並以軍服打旗號，未見接應者；衆人一條心一條命，不敢

擅離亦不敢入民宅，因隨身攜帶手槍，粵人最愛之，由於民性強悍且多擁有槍枝，恐遭不測之故，所謂虎落平陽被犬欺，足可爲當時之高照。正無計可施，忽見沙灘中傾覆一小舟，遂撿拾木頭竹枝等，人手一枝，合力推舟至海邊，風大浪高，進而復退，退而復進者再，終漂入大海，無目的、無方向、大海茫茫何處是歸程？百感交集無限心酸！惟望能獲救援或漂流港澳或臺澎地區，前者似有可能，後者則極爲渺茫。雖然如此，但堅決反共與不願再折返之決心則誓死不渝。

編輯報告

△前參謀總長黎玉璽上將憶述桂永清將軍在東征、北伐、剿共、抗戰、戡亂各戰役中的重大功勳，撰爲：「長懷桂永清將軍」生動翔實，讀來令人肅然起敬，這是一篇史料與文采並重的佳構，全文較長本期僅刊一半，餘俟下期續刊。

△六月三日大雨成災，本誌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辦事處地下室存放的中外雜誌合訂本及叢書遭水災波及損毀，損壞部份，決定重新再版，前承讀者訂購尚未補齊的書刊，預計在九月底以前再版印裝完成時立即補寄，事非得已，敬請讀者女士先生鑒諒。

△史學家喬家才將軍本期憶寫同期同學「將軍詩人左曙萍，對左曙萍先生的生平事蹟，道德學問，刻劃入微，栩栩如生，值得細讀。

△張國柱先生、李昌來教授等的大作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劉守法先生來函：閱近期中外雜誌，一期比一期精彩詳實，尤以第六期資料更爲豐富，極感欣快，杜前位先生大作「從軍樂」甚爲詳盡生動，與做人當年所受之訓練，大致

登上軍艦移駐臺澎

時屆夜暮，遠處隱約微現燈光，乃奮力駛近，見一軍艦停泊乃攀登而上，軍參謀長周聲夏佇立艦邊，相見大歡；次日又隨胡軍長由零汀洋海面，沿岸搜尋流散官兵，數十人獲救登艦，即逕駛海南島之榆林港，稍事整補於卅八年冬乘艦抵高雄，移駐新竹埔里。中共卅多年的暴虐統治，大陸人民普遍覺醒，反共產、爭自由的浪潮正如怒濤排壑不可遏制，共爲王朝即將化爲灰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必可拭目而待。

編者

相似，杜先生入伍爲抗戰勝利前夕之卅四年四月六日，做人入伍爲抗戰開始前夕廿六年之四月六日，讀之如舊夢重溫，倍感親切，惟文中有一、二點錯誤之處，特提供參考：

(一)六一頁首段：「由閱兵指揮官向總隊長下達口令」，查閱兵指揮官爲下級，總隊長爲閱兵官的上級，下級不宜用「下達」二字，宜以「報告」或「請示」或者「向受閱部隊下達口令」爲宜。

(二)同頁同段：「左手大拇指把步槍皮帶壓緊，不使槍在左肩上擺動，右手則前後擺動」文中之「左」與「右」適相反。

又該期王紹齋先生大作「香港淪陷回憶」一文末段八一頁由桂林經柳州至貴陽經過「九轉十八彎」應是貴陽至重慶經過「九轉十八彎」才對，又一一頁「日本侵華內幕」一文第六行「在離開北平一里的通州」恐有誤，北平至通州何止一里，做人爲「中外」多年忠實讀者，每期必詳閱，一字不漏，愛之如己身，實不忍見有瑕疵也，故不揣冒瀆屢次煩叨，當不以多管閒事見責也。